

□高华

娘颤颤巍巍地过了98岁的生日。按照老家虚两岁的说法,也可以说她已经100岁,离她的愿望还有一步之遥。

娘卧床三年了。严重的股骨头坏死加上长期卧床,导致身体萎缩变形。眼睛塌陷出很深的眼窝,两腮也没了,只有两个坑嵌在脸上。腿已经无法伸直,就那样蜷缩着、侧卧着。胳膊在变细,身体在变轻,整个人在变小,仿佛随时刮来一阵大风,就能稀里哗啦散了架。

娘拉扯我们长大不易。我出生时只有3斤多,上面还有三个哥哥、三个姐姐。

姐姐说,那年嫂子坐月子,家里只有地瓜干,娘为了让嫂子吃上玉米饼子和小米,就跟着邻居一起出去换浆锥(一种锥形小海螺)。那时做小买卖不是光彩的事,娘不想让别人看见,凌晨3点偷偷地走。那个硕大的提篮挂在她胳膊上,一双小脚站都站不稳,不知道她是怎么一天走出几十里地的。一次,有个好心人看娘的鞋底磨穿了,鞋上沾满血,就拿来家里老人的鞋给她换上,还给她热水和饼子。娘就着热水吃了几个地瓜干,把饼子揣在怀里,想带回来给嫂子吃。那天,娘很顺利地用一坛子浆锥换回了满满一篮子粮食,有地瓜干、饼子头、玉米粒,还有几块钱。那是收获最大的一次。

如今,日子好了,娘的身体却一天天衰老,各方面都有了变化。

先是变馋了。每到周末就盼望我们回去,临走时总会叮嘱我们下周再给她带好吃的。

娘紧跟时代走,容易接受新事物,只要没见过、没吃过的,她都会很欣喜地去尝试,合自己口味的,就会让我们再买,并且要定人、定品牌。就一个普通的青食老年砸锌饼干,她吃了几十年,还必须吃我买的。别人买的就是假牌子,口味不对。

娘还爱赶时髦了。本来她就手巧,小时候我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她缝的。父亲的夹袄,都是娘自己裁剪缝好的,跟缝纫机做的没啥区别。我过年的新衣服,她一晚上就能做好。初中时我还穿娘仿着塑料凉鞋做的布凉鞋,虽然不防水,但很舒服,不烧脚,也很漂亮。

娘自己的衣服也变时髦了。最早流行长款羽绒服,她就自己做了一件长款的棉服,为了和成品一样,又买来毛领缝上,穿起来特洋气。

但娘也喜新厌旧了。她的寿衣换了好几茬,从70岁开始,遇到闰月就做,从开始的五件套裙子改到现在的第几套,我们也记不清了。裙子换裤子,裤子换裙子,颜色也换来换去,连绣花鞋也要跟裙子配起来。俗话说,六月六晒“龙衣”,娘每逢六月六都要把寿衣拿出来晒,心情好的时候会每件都试穿一下,肥了就收收,瘦了就放放。但衣服基本都是肥着的。娘一年年见瘦,尽管她不愿意瘦,但总归斗不过岁月那把刀。那刀一直在悄悄割她的肉。

首饰是娘的最爱。她喜欢的戒指有四个,那是她全部的首饰家当,有宝石的,有白银的,还有纯金的。三嫂知道娘喜欢首饰,就给她买了金戒指和镯子。每次回家,娘只要看到我戴着新首饰,都要欣赏一番。我摘下来给她戴上,她赶紧说:“别摘,别摘,别再弄丢了,挺贵的。”我说:“不贵,你喜欢就戴着吧。”她一脸的喜悦,嘴上却说:“我不要。你年轻,戴着见人,我在炕上也不出门,戴着瞎了。”手却一直在摸来摸去,那爱不释手的表情,真让人觉得她不是我的娘,倒像比我年龄还小。我也庆幸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和娘分享她的最爱。

娘的手不大且细长好看,戴上首饰更显俊俏了。只是她弯着的中指像一座突起的山,再贵重的首饰也无法捋直她那残指。那也是我用一生也无法弥补的痛。

我6岁那年,侄女过百日,虽然家里穷得连玉米饼子也吃不上,但也不能怠慢了亲家。为了展示待客的诚意,娘总是粗菜细作。心灵手巧的娘用馒头渣加肉做了肉丸,还做了拿手的粉蒸肉和白菜包……为了不耽误第二天招待客人,娘忙了一整天。她更是想让我们吃点下脚料打打馋虫。

累了一天的娘,把几乎找不到肉的骨头放在石磨上,想快点剁碎了,包萝卜包子,结果一刀剁在自己的中指上,当时就砍到关节了。但她跟谁也没说,坚持包完包子,在伤口上滴了煤油就睡下了。没吃晚饭的娘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招待客人。等客人走了,她烧得跟火炉子一样。赤脚医生说是中指发炎了,煤油加速了伤口化脓,不识字的娘却误以为煤油能消炎。



娘疼得两天滴水未进。姐姐给娘包了一碗饺子,半年没见到饺子的我,心急火燎地跟着饺子上了炕,眼睛只盯着那碗饺子。突然,被窝里传来一声惨叫:“疼煞我啦!”原来是我偏不倚踩在娘受伤的中指上,让娘又一次昏了过去。那时也没条件去医院治疗,娘不知道受了多少疼痛的煎熬。自此,娘的中指就弯了。

每每看到娘的手,那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就会随之而来。我把娘的手放在我手里,忏悔着,她却夸我选首饰的眼光好。娘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。

娘不仅爱美,还是个“财迷”。她虽不识字,却认识钱,只认百元大钞,她说其他的都是假钱。我侄子故意逗她,给她50元的。她像模像样地拿起来,放在鼻子前边闻了闻,说:“给我换一个吧,换个红的,这个是假的,花不出去啊!”

侄子说:“你用鼻子能闻出来吗,这个绿的跟那个红的味道不一样?你说说哪里不一样?”

她就苦着脸哀求侄子:“你给我换个红的吧,你拿着花,人家会要;我老了,人家就说是假钱。”其实,她已经不能出门花钱了。

娘也有睿智的一面,她还是大嫂的救星。那年大嫂的亲人去世,一直有高血压的大嫂伤心过度,突然昏迷了。村里有些人迷信,找人来驱鬼求神,却丝毫不见效果。娘知道后,很气愤地跟大哥说:“你们真糊涂啊,孩他娘是高血压的事儿,别信迷信耽误病啊,快送医院吧!”她这么一说,大哥也立刻顿悟了,赶紧打120把大嫂送到医院,最后诊断是脑出血,医生说,再晚来一点就成植物人了。多亏娘的及时提醒,大嫂躲过一劫。

卧床三年的娘如今虽没有三高,但身体各项机能都在不断衰退,只要醒着的时候都是极度难受的,对吃的也没有苛求了。即使这样受罪,她也要顽强地活着。她说,我死了,我的孩子就再也没有娘了。

娘为我们还能有娘叫着,每天在艰难度日。不知道她能否实现自己长寿的愿望,活到一百岁。我希望娘一直在,更希望她没有痛苦地活着。

(作者为青岛市作协会员)

【有所思】

像杜甫一样的乐趣

□明前茶

今年夏天,唐姐天天喊我与她一块下地,去体验摘菜采果的乐趣。她身体里的种菜基因是何时萌发的?肯定是在她退休进入一年倒计时,而儿子又宣布将来留在上海工作,不再回南京之后。

去年,唐姐老公单位的一位同事想出租自家空置的老宅,唐姐两口子正在规划退休生活,听闻消息,便去看看。到了地方,唐姐一看便中了意,那农村的老宅翻新过,是个小二楼。最让唐姐心动的是,它有一个巨大的院子。唐姐的目光扫过那院子里残留的瓜棚豆架,心中的蓝图也渐渐清晰起来,哪里可以种几棵玉米,哪里可以栽几株葵花,哪里可以搭架子继续种黄瓜和西红柿,哪里可以栽上苋菜、茼蒿和菊花脑,她马上盘算起来,甚至想好了一部分茼蒿不掐来吃,而是要等它长大了开花。唐姐曾在江心洲见过茼蒿花,折服于这种花朵的灵动与绚烂。是的,如果真打算住在农村,那总要准备几个泡菜坛子来插野花的吧,茼蒿花比一般的野花可大得多。

老公一开始劝她不要太冲动,因为这里离市中心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,打理菜园也要付出巨大的体力,夫妻俩幼时虽都是农家子弟,可考上大学以后再也没有干过农活,距今已超过35年。唐姐听了老公的意见,也有点迟疑,只是,她有点恋恋不舍,就取出安放在后备厢里的古筝,打算对着这夕阳西下、苍古萧瑟的院子弹上一曲《渔舟唱晚》。

弹至一半,忽见隔壁院子的老夫妻站在半掩的院门外“听壁脚”,手中还拿着翻晒稻谷的耙子。唐姐一曲弹毕,推门笑道:“打扰你们了吧?”隔壁老汉双手合十,带笑回应:“你弹你弹,农村现在人少,一年也听不了一次曲子,你弹得太好听啦,我们听得都忘了做活了……”

唐姐一笑,回到廊下,又弹起了《紫竹调》和《青花瓷》。她心里已经有主意了,热爱音乐的人,应该是个好邻居,俗话说“百万买宅,千万买邻”,要是真的租了这里的房子,退休前的日子里,自己必定是两头跑,平时上班,恐怕得委托这边的邻居照看宅院。一眼望去,这60多岁的老汉和他的老伴眼神清亮、笑意盈盈,还有心听曲,肯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家。

房子顺利地租下来了,修缮房屋和院落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。今年春天,院中的地平整好了,羊粪肥等底肥下足了,蔬菜种子也一包又一包买回来了,不巧的是,遇见了春旱,种子的出苗结果极其不乐观。唐姐无奈,又陆续补种了两次,才基本出苗整齐。

她家的钥匙早就交给了隔壁邻居,嘱托老两口有空去给她的菜浇点水。为了替老两口省力,唐姐早就买好了冲淋喷头和输水软

管,可一看要交的水费,却比预想的少很多。问了才知道,隔壁老两口依旧很节俭,他们觉得自来水贵,经常去打了井水和河水,骑三轮车运来,替唐姐浇灌菜园。唐姐过意不去,给老汉发的红包,过了24小时必定会退回来,这可如何是好?老汉笑着回应:“力气用了还有,水井和大河又不带盖子。如果你真觉得过意不去,那下次来的时候,从城里给我和老伴带两根大油条吧。我们这里想买油条,要特意跑到镇上去买,有30里地哩。我和老伴已经半年多没有吃到油条和麻团了。”

到了初夏,绵绵的雨水终于来了。每一次下地,唐姐都觉得自己的球鞋上带着的湿泥有二斤重。隔壁老汉看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地里忙活,便把给女儿准备的胶靴送给她穿。换上鞋,唐姐这才明白运动鞋为何不适合下地,因为鞋底的防滑纹路曲里拐弯,极其复杂,嵌进去的湿泥,很难用小树棍剔出来。而胶靴方便人在路过小溪和灌溉水渠的时候,直接把脚伸进去踩水,水流汩汩汤汤,不一会儿,胶靴就被冲得干干净净。这些常识,都是只有你亲自种地以后才能明白的。

唐姐发现,在她租了农村的宅院开始种地之后,她才与四季流转、天气的阴晴转变有了切肤的关联,她才知道,一场误了季节的雨并不能使圣女果再膨大一圈,只是能使它的含水量略高,这样单果的分量天生会重一些,种地人的损失也会略小。风调雨顺这件事,真的是关乎每一个种地人的辛劳以及有没有收获。

对唐姐来说,夏日的收获不仅是这些亲手种出的蔬菜,还有新鲜的空气、黄昏的流云、信手弹拨的筝曲,还有被汗水冲走的忧虑,以及由此带来的开阔心境。时光飞逝,茄子变紫了,菜瓜上密密的绒毛开始变短了,玉米穗子吐出的须子从淡黄色变成了深红棕色,薄皮青椒辣味深重,开始打起了螺丝形的卷儿。

最近一个周末,唐姐带我一起去下地采摘。这个季节所有丰硕的菜蔬和果实,都打着滚儿在流水中洗净。唐姐的老公已默默在院中搭起了一个烧烤架子,唐姐呼唤隔壁的老两口一同来吃午饭。

酒足饭饱,再聆听唐姐即兴演奏古筝曲《梦江南》,隔壁老汉微微醉了,他以筷为器,轻轻敲打面前的酒杯与茶碗,整个场景,让我想起一千多年前,杜甫写过的《客至》:“花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。盘飧市远无兼味,樽酒家贫只旧醅。肯与邻翁相对饮,隔篱呼取尽余杯。”

是的,夏日的平朴趣味与浓郁人情、丰茂收获与热烈余韵,既有幸福满满的一面,又有惆然若失的一面,这其中的真实感受,我们与千年前的杜甫,也有心曲共通的地方吧。

(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)